史通評釋

史通評釋序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 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

不諸生也予甚有其蒽黠中亡籍
予家有史通蜀本吳本再校之刻
中如干寶之于楊雄之楊王劭之
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寫誤
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自長安歸
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
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
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

爵里閒以己意爲之評論雖未必
合作者之意祗承嚴命終陸張二
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
例嚴整文詞簡古議論慨慷史通
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丕惑春秋
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
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
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

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廷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敘史通方諸太玄太玄數百年後爲張衡陸績所重夢史通後來張陸則未之知不謂今千年後首刻于陸太史再校于張觀察爲子玄之平子公紀也二姓俱同事豈

偶然亦可謂予玄忠臣矣
大明萬曆甲辰歲夏五日 後學泰和郭孔延謹序

榷音角

史通序錄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脩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宦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

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
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
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
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凡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字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評曰馬遷死後王莽求遷後封爲史通子班書明甚劉
豈不知書漢則雅書莽則穢就雅辟穢恐非實錄
子玄傳及諸家評
宋景文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

景龍中玄宗改元

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
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
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
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
子玄上書議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
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
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
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
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

兢旨京

稽慈夜切 借也

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

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罕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令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

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患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内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

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
般不承元王枝條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
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
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
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
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騑服魏晉後以牛
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
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
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駱車他事無
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

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韈而鐙跣而
鞍非唯不師于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
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
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
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
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
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
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
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
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

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殁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迥

貺右拾遺餗集賢院學士知史官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終荊南節度使秩給事中閬州刺史房琯比之劉更生迅京兆功曹參軍房琯比之黃叔度迥進士御史吉州刺史孫貺子滋開元二年拜相浹龍武參軍栅孝

于餘子贊都團練觀察使

評曰古史官多受職後佩無聞遷固邕曄居枚其尤烈者而子玄父子三人同涖史局名佩顯榮至於三葉嗚呼盛矣

晁氏史通評

晁氏曰劉知幾長安神龍閒三爲史官頗不得志乃以前代書史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擬其得失述作曲直分內外篇著爲評議備載史策之要當時徐堅深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座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上讀而善之宋子京稱唐舊史之文猥釀不綱謂知幾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觀

此書知子京之論不誣○又曰唐柳璨炤之以史通妄誣
聖哲評湯之德爲僞迹論桀之惡爲厚誣謗周公不臣褒
武庚狷節甚至彈劾仲尼因討論其舛謬共成五十篇名
史通析微蕭統云論則析理精微故以爲名乾寧四年書
成唐史云璨公綽族孫少孤貧好學著史通析微時或稱
之起布衣至相不四歲按唐紀相璨在天祐改元則書成
猶未仕也
評曰柳璨者公綽族人也爲人鄙野諸柳不齒起自布
衣四年而相誅殺大臣以應長星迫脅哀帝以禪朱三
臨刑自咤曰負國賊唐書列之姦臣傳其爲人如此而

可析史通之微乎故史通可駁而非賊臣之筆所能抨
擊也晁氏之論失矣

王伯厚玉海序史通王公名應麟浚儀人

劉子玄史通二十卷景龍二年作開元十年十一月子餗
録上

史通上帙自六家至自叙三十六篇及前叙及志中共四
十二篇自辨職以下缺體統紕繆弛張文質褒貶五篇下
帙自史官至忤時十三篇內篇六家至弛張第三十八外篇史官建置至忤時第十三

書目史通二十卷評議作史體例商榷前人駁難其失分
內外篇內篇十卷三十六篇又有體統紕繆弛張三篇缺

外篇十卷凡十三篇案自序自爲著作佐郎至秘書少監竝兼史職因成此書柳璨史通析微十卷隨篇評論其失凡四十九篇又第十篇摭知幾四朝實錄之失又孫何著駁史通十餘篇

楊用脩史通評 楊公名慎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排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餘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擧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讀之意其可卷石班馬臧獲陳范也及覩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

年事則〻傳遊於芸死矣至長壽二年遺使流入則曰傳遊藝云之也遊藝云〻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游鬼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

于尚書史通凡例正論 于公名慎行

粵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邈矣然而遷國云往代罕稱良史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其難矣唐有劉子知幾夙以英資獨秉淵覽三爲史臣兩入東觀博極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鈎玄括囊殆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

王典之書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之纂中左江右之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据摭押闔靡有遺形斯以勤矣爾其神識融洞眼含嚴明操筆有南狐之志摛詞有班馬之文况其蘊藉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抱見淺文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之才遺此無窮之恨是以憮然爲之太息喟而原之蓋其罪有二而其失有三堯禹爲聖辛癸爲凶自有生民所共睹而信傳疑之語遵好事之說以汲書爲龜策以六籍爲土苴信其言也則丹朱不帝重華有葬壇之謀蒼梧不返文命

有膠舟之志桀紂不道如陳琳草檄之誣西伯戡黎如桓溫拜表之專遂使皇圖帝籙萃逋逃之藪璵家瑶室儼垂拱之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也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赫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攸當如讓湯斬桀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擁輿之準而信辭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於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來世者乎離經之罪二也夫史猶繪也善繪者具人之容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摭事之故實而必得其命脉是

故詞有煩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而千古
如覩也公羊卜祭牲録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
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介紹之詞
畢載王孫從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談之妙也而
子玄剸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彩是猶操公
輸之墨而規矩蟠龍之技執神禹之鑿而溝洫呂梁之水
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之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
貴本質而褒貶之詞或多擬議是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
載孑遺之詠也今焉執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飧之事
謂太原之無竹而惑郭伋竹馬之迎以鳥啼花笑駁智不

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笄評無恤最賢之語是必譯輶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智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模也項羽爲羣盜蜀漢爲僭君是不知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詭也謂阮籍聞毋喪無闔棊飲酒之事是不聞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嗟乎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舛錯不經彰彰如是諒哉史之難也夫磨纖毫之瑕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表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于世云

附

張碧山先生史通序 張公名之象雲間人號碧山外史萬曆丁丑校刻史通

史通者唐劉子玄知幾所撰也以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兼取白虎通之義命曰史通蓋知幾所自定若此知幾嘗長安神龍間三爲史官頗不得志憤懣悁悒數欲求退其與蕭至忠等諸官書是已既而以前代史書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擬其述作深淺曲直分内外篇著爲評議備載史策之要剖擊愜當證據詳愽獲麟以後罕覩是書當時徐堅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坐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而善之其書遂盛行於世歷歲滋久寖就散逸宋儒

朱晦翁猶以未獲見史通爲恨逮我　明嘉靖間吾鄉儼
山先生陸文裕公始購得史通鈔本及他刻本采撰會要
多所闡明已而是正翻梓川蜀猶自謂謬舛尚多惜無別
本可校先輩之究意史學勤且篤矣是知求古書殘缺之
餘於千載散亡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不慎也通吳興凌
子遇知纂刻史記評林曾不研審往往自用至以知幾爲
宋人夫知幾姓氏初非奧僻名著唐室炯如日星今古仰
之世尚有不知其人者嗟乎其人且不知又安知史通何
書哉及覽通策傳首列評語則題曰槐野王公而不知史
通固已具載也筆自知幾熒熒難掩錯謬如斯餘可例見

疑誤後學孰執其咎爲悵悵者久之偶孫溪友人秦中翰
汝立視予家藏宋刻本字跡可暢大勝蜀刻儼山先生所
未及覩者小子何幸覩此秘籍披閱撫玩良慰素心乃相
與詮訂尋討指歸將圖不朽復與郡中諸賢偕徐君殿卿
馮君美卿等參合衆本丹鉛點勘大較以宋本爲正餘義
通者仍兩存之反覆析衷始明潤可讀庶無遺憾斯文之
寄屬在何人不與廣傳恐遂蔑沒於是乃倡義捐貲鋟板
流布非敢自秘與世之知知幾者共欣賞焉知幾昔嘗以
史通自擬太玄且云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
張陸則未之知耳張者謂張衡平子也陸者謂陸績公紀

也儼山先生大雅悖達以文章名世於公紀何讓乎予小子單陋踈淺雖不敢望平子但史通繼刻無忸前脩而張陸二人姓適與知幾之言合殆亦有異數云

延按張碧山公雲間之序刻於萬曆丁丑張愼吾公豫章之刻成於萬曆壬寅相去二十六年爲日已久雲間姑蘇居又甚邇何愼吾不見碧山刻也延初據豫章刻評釋不獲見雲間本書既就請正新市李本寧太史公發篋雲間本來始得補注因習二篇全文而又爲延正二百三十餘字於是史通始成全書而延踈謬之罪必追

一二夫史通一書之校陸文裕公始之張愼吾碧山二

公繼之李太史公正之予小子廷得附驥篇末良亦幸矣嗟乎宇宙大矣吳又惡知體統紕繆弛張二篇之亡者不藏魯壁汲冢中亦有時見邪

評釋凡例

一注書序作書之旨并其作者未詳者缺

一注人序其爵里未詳者缺

一注事序其事之顛末未詳者缺

一以本篇爲題次第注之不論世與人之先後

一評有總評有細評總評列於前細評列於評之後

一已注而復出者其事注見某卷書於冊顛

一人而二三注者其人同其事異各以其題注之

一事少字少者注見冊顛

一音義注見冊顛

一史通原注仍分行而注於下

一史通有蜀刻有吳刻原刻錯者正之疑者闕之以俟

再考

史通總目

內篇共三十六篇

愔惑第十二　十四條　忤時第十三

延按外篇十卷舊目不列今爲補之

史通評釋卷第一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爲錄刻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周書今存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里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

開皇仁壽
隋文改元

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

家語世說今存嗤音皆笑也

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評曰子玄首駁尚書爲例不純次駁逸周書浮穢祠祭可謂眼空千載旷古人矣而突以守株之行畫虎之

劭繼之不幾於狗尾續貂乎若以其自名漢魏尚書隋書便以繼尚書則班范漢書猶賢於衍劭也衍劭尚不足窺班范之藩籬而况可議唐虞之典謨乎子玄又謂君懋隋書似孔氏家語家語亦論語之亞何子玄輕以予劭也

孔安國漢武時人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大唐登武
帝改元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晉中興補中書郎出
爲廣陵郡撰述百餘萬言
臨沂王肅字恭懿南齊秘書丞太和十七年奔魏歷官
儀同三司注國語
晉太康汲郡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簡書周書其一也
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傳以爲孔子删書所餘陳
氏云文體與古文不相類似戰國後人倣效爲之者李
仁父曰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
删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盍與此合豈西漢
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

壁音因

出邪篇目比漢多同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

逸周書有時訓解第五十二比月令多同然又有月令解有目亡書職方解第六十二則與周官無異矣

王劭字君懋北齊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問劭劭具論所出一無舛誤入隋遷秘書少監劭在著作將與國史撰隋書八十卷詞義繁雜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

記三卷文詞鄙野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李延壽曰劭究極羣書雅好著述崇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紛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為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瀆其家聲惜矣

評曰周書七十二章即汲冢中逸周書也子玄既知為孔子刪約之外又云似好事者增益奈何據以為真使疑堯禹豈後之好事者增益反賢於孔子之刪述邪王劭隋書子玄推高而首蒙畫虎不成之誚異之劭之受嗤在彼開皇不知義例不精也疑孔子而信汲冢孔子

杜注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孔盡在魯矣竹書紀年今佚

惡佞予玄好劭此二者史通之病根故首爲之論者焉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玄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没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

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

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評曰春秋惟褒貶嚴也故亂賊懼馬遷史記帝紀似法春秋而亡褒貶朱子綱目法春秋而有褒貶而惜子玄未之見也夫褒貶豈易言哉無瑕之口可以戮人佞人不可執筆古今論史宗遷固其次壽曄遷黨於陵固黨於憲壽事二姓曄爲戎首何暇論褒貶故後之論史者取其辭焉耳矣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

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

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不姓準名不請彪一

不郎不字竝也左傳有不郎

作乎春秋後序作不准字訛

國語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公召叔嚮使傅太子彪肸卽叔嚮時孔子未作春秋恐乎公也

左昭二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公羊傳莊七年四月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注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据此傳則孔子不脩之時已謂之春秋春秋正義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云云皆在孔子之前竹書紀言三亦與魯史同唯鄭棄其師出瑣語晉春秋多是古史全文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博采簡牘衆記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相齊景公著晏子春秋七篇今書存刻在國子監

虞卿瀕相以魏齊故去趙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藝文志云十五篇虞卿亡其名

食邑於虞故曰虞卿

孔叢子虞卿著書曰春秋魏齊曰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常事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相秦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今書存

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高帝謂賈曰

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
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甞不稱善左右呼萬
歲稱其書曰新語今書存
延校家君入蜀於席文襄公家抄有晉乘然疑後人取
晉事依託爲之非古本也檮杌惡獸名顓頊氏有不才
子因以爲號賈逵云謂鯀也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
見史記注楚人取以名史懲惡之義耳其書不存宋人
張唐英有蜀檮杌專紀蜀王建孟知祥事
唐志史錄編年類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
失姓名四家始於汲冢書紀年終於張太素隋後略漢

有荀悅侯瑾張璠袁宏張緬劉艾袁曄樂資習鑿齒之
書而應劭崔浩漢紀音注附焉魏吳晉有孫盛魏澹梁
祚環濟陸機干寶劉謙之曹嘉之徐廣鄧粲檀道鸞蕭
景暢鄒奉產杜延業之書而劉協注晉紀附焉宋齊梁
北齊隋有王智深裴子野鮑衡卿王琰沈約吳均謝昊
劉璠何之元蕭韶姚最王劭趙毅張太素之書而臧嚴
栖鳳春秋附焉失[illegible]者汲冢紀年魏武本紀皇帝紀
梁末代紀四家不著錄者柳芳唐曆以下及韋澳吳兢
韋述陸長源陳嶽焦璐李仁實馬總王起苗台符賈欽
文曹圭張表劉軻封演韋美柳璨之書終於李匡文漢

宇
張下脫教

至唐年紀凡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延壽編年體當附
之春秋家唐志爲諱而史通尚略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示也所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

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唐藝文志樂資春秋後傳三十卷隋志三十一卷水經注引春秋後傳資又撰山陽公載記

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從弟彧特稱敬焉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帝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巽巖李氏曰荀悅漢紀三十卷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剛潤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不知悅何從得也如張騫傳贊以所有放哉爲有所放焉之類顏師古亦嘗辨其誤又不知悅何以云也司馬光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五鳳郊泰時之月皆舍班從荀蓋悅脩紀時固書猶未

亟稱陽秋者避鄭太后諱也鄭名阿春生簡文帝

訛舛而君蘭君簡端瑞興謇寬竟等字猶兩存之疑以傳疑慎之也由此以觀古書雖殘缺不倫非證驗明白未可妄下雌黃

張璠漢人著後漢紀三十卷徐賀求詳

太原孫盛字安國晉佐著作郎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請刪改之盛不可諸子遂竊改之盛私以其本寄遼東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得遼東別本考校多異書遂兩存

沈約 祖

新蔡干寶字令升晉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五十三年凡二十卷稱良史延按干姓寶名非于也宋楊誠齋嘗與同舍談于寶一吏曰干寶非于驗書果然
閩喜裴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未成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子野更撰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
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楊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武帝以為著作郎掌脩國史

吳興吳均字叔庠梁待詔著作均將撰齊書求借齊起
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
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録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
問數拾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召撰通
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
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若齊春秋二十卷
盧江何之元諮議祭軍落梁與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
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
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

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
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
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
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
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
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
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
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
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

國語文雖推藍紛是事碎故后作史者不宗焉

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上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𢑥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第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評曰春秋外傳國語范甯始云富豔退之設謂浮夸至
朱子鄙之爲委靡繁絮今順宗實錄綱目通鑑具在有
一段序事如國語不六經之流三傳之亞子玄知言哉
國語在西漢時賈誼馬遷亦頗宗述劉向始更考校是
正疑謬東漢注者有鄭司農衆賈侍中逵虞會稽翻唐
丹楊固四家而韋昭揔而增潤補綴今止韋解刋行其
序甚明暢而子玄止言賈虞韋三家豈未讀韋序邪蕭
在昭後故不論宋宋庠有國語補音三卷亦詳明與韋
解並行今刻在留都者佳
賈逵字景伯漢侍中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孫吳騎都尉

韋曜即韋昭吳人王肅北魏人當置昭後

戰國策十三卷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向以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凡十二國三十三篇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興總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亡闕第二至十三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晁氏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五號向以

爲皆戰國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止繼春秋下訖漢楚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間崇文總目多缺至皇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註今止十篇餘逸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初立穀梁春秋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唐志雜史孔衍春秋時國語春秋後國語各十卷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後魏春秋九卷通鑑外紀引後語

司馬彪字紹統晉泰始中秘書郎撰漢末州部之亂司冀徐兗青荆楊凉益幽九盜賊僭叛皆紀之名曰九州春秋共九卷又以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已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唐藝文志春秋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始於左丘明外傳國語次董仲舒繁露終於楊士勛穀梁號失姓名五家左氏之學有賈逵董遇王肅王朗杜預鄭

衆穎容劉寔服虔孫毓梁簡文殷興何始眞張沖孔穎達之屬公羊之學有董仲舒嚴彭祖何休孔氏王愆期之屬穀梁之學有尹更始段肅唐固糜信張靖程闡孔衍范甯徐乾徐邈沈仲義蕭邕江熙楊士勛之屬三傳則有劉兆韓益胡訥潘叔虔李鉉之學國語則有王肅唐固虞翻韋昭孔晁之學又有士燮之注經于賓之義傳吳略之詭例京相璠顧啓期之地名大夫譜王延之李謐之旨通叢林崔靈恩沈宏文阿之義解義略劉炫之攻昧規過及答問辯范辨證義難之流不著錄者始於王玄度注左氏傳左氏有纂要集傳義疏音注序釋

疑事類公穀有總例以三傳名書有異同指要總例以

春秋名書有後語振滯通圖集注集傳纂例微旨辨疑

加減指掌指元通例析衷義鑑而終以柳宗元非國語

凡二十二家四百三卷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勑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

五胡匈奴鮮卑氐羌羯[illegible]拓跋魏孝文改姓元暉業姓元封濟陰王

顯慶唐高宗改元

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濶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

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紀時採雜言謂世本國語林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評曰史記二字雖始詹史然逸周書有史記解第六十一則周穆王時已有史記名矣晉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亡召王公羊傳莊七年不脩春秋注謂史記也由是言之史記春秋一名也非子長創名矣

峻元和中人

王伯厚曰梁武帝勑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録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開闢至唐文宗爲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延按通史科録宋已不傳小史通鑑在于玄後故史通不載

晁氏曰高峻小史一百二十卷以馬遷史至陳隋書附以唐實録纂其要分十例爲六十卷後其子迥析而倍之

評曰按北史魏宗室元暉字景襲明帝初拜尚書左僕射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録百家要事以類相

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晉凡十四
代又濟陰王元暉業在晉陽撰所存諸乃撰魏藩王家
世號爲辨宗錄四十卷據傳撰科錄者尚書元暉非濟
陰王元暉業也史通誤以元暉爲元暉業而王伯厚王
海因之史通既誤玉海再誤考究之難如此
晁氏曰相州李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
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
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脩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
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
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又撰太

宗政典官給符璽郎司馬溫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
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
今因脩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
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
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延
壽亞之
評曰梁武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
則亦既自雄矣江左蕭氏世有其文梁武非謾言者子
玄乃謂通史以降蕪累尤深何也此書唐世尚存至宋
無傳無以辨其是非若李延壽南北史簡整明飭承祚

之亞而文采或過之溫公服膺似矣弟大義未明諸目未備不立逆臣傳而爾朱榮爾朱兆張衡弒主之賊竟爾漏網不立忠臣傳而尉遲迥王謙元瑾荀濟勤王之義遂同埋玉瑾濟討高澄書曰謀害文襄事覺伏誅宦官劉思逸瑾濟同盟乃列思幸與士開一類梟感稱兵仍附楊素漢諒謀叛猶傳諸王祖珽盲佞奈何不列恩幸化及弒主寧得附於文述諸如此類史通未駁又近日南均張司成再刻李史序云子玄標駁百家而此書不一置喙豈未之見耶延壽脩史顧慶子玄著書景龍相去甚近豈其未見特未加標駁耳

繆音穆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

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載葢史之流品亦旣乆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評曰子玄於史記有貶詞於漢書加偉稱優固於遷似矣第云史記惟論於漢始遷生武帝時安能論漢終固生東漢自能究西都始末籍令遷固易時而生惡知遷不能作漢書邪以愚論之遷辟創業固辟守成創業紛亂勢難精密守成太平更易尋討此可以知遷固之優劣矣

班彪字叔皮固字孟堅俱詳漢書本傳

